

民间传说

洪家楼

周明金



固始有个村子叫洪家楼，隶属观堂乡杨庙村。

据说，很早以前洪家楼是洪大财主的庄园，四面环水，高筑寨墙一丈二，沟宽水阔三十丈，与外界相通仅凭一座吊桥，整个庄园固若金汤。庄园建设别具一格：楼堂瓦舍，前厅后殿，左右楼房，前后五进，条石铺地，古木参天，蔚为壮观。洪家楼的建筑风格，洪大财主的家产，在当时当地是独一无二的。有歌谣为证：洪家楼，洪家楼，神仙害怕鬼见愁。想进洪家楼，除非空中飞、水中游。洪大财主钱多少？缸囤装，茱子茱，祖宗八代用不了；洪大财主房多少，前厅后殿左右楼，大小房间没法数；洪大财主地多少？长工短工百十号，当家的骑马转田角……

后来洪家庄园毁于一场大火，从此洪家楼只是一个代名词，虽然仍有洪姓在此地居住，直到10年前，也难见一座楼房。

话得从头说起。200年前，离洪家楼不远处有座庙，庙里住着一老一小两个和尚，老的是师傅，小的是徒弟，师徒俩靠种地、化缘、给附近老百姓做道场过日子。既然是庙，就塑有佛像，既然有佛像，佛像前就要点长明灯。以往每夜一灯盏油足也，可有段时间，一灯盏油只能点到半夜。老和尚认为是小和尚做事潦草、偷懒耍滑，每晚少添了灯油，先训后骂，继而杖笞。小和尚觉得冤枉，决定弄个水落石出，于是夜晚躲在门后以窥究竟。

更深人静，半夜时分，突然闪进一光头大汉，赤身裸体，头上血迹斑斑。进得庙来，他径直走向佛像前的长明灯，伸手就往灯盏里抓油朝头上抹。小和尚从后面一把抱住：“好啊！我说灯油这几天怎么突然费得厉害了，原来是你糟蹋的！你是谁？为啥这副模样？走，随我见师傅去！”

大汉连连说：“不必了！不必了！我乃当地太岁。只因洪家翻盖厕所挖破了我的头，才来此宝刹揩油疗伤！”

“鬼话！常言道，‘太岁头上动土——不知死活！’他洪家再怎么强大，也不敢太岁头上动土啊？”

“不瞒你说，洪家现在正值旺盛时期，洪福齐天。常言道，‘人若洪福大，鬼神都害怕。’连我也实在拿他没办法！”

“如此说来，洪家就永远强盛下去了？”

“那也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要想灭了洪家楼，猫衔鲶鱼上西楼。小兄弟，此乃天机，万万不可泄漏啊！”说罢转身消失在茫茫夜海。

与太岁一番对话，小和尚觉得世事难料，太岁的话充满着玄机与奥妙。小和尚牢记太岁的嘱托：“此乃天机，万万不可泄漏啊！”嘴确实紧得很，此事连师傅也没告诉。

话说这年冬天，洪财主为了积肥壮田，用沟泥压麦，撬干了寨沟。一日，伙计们甩沟泥时，甩上一条筷子长的鲶鱼，偏巧一丫鬟路过，伙计逗丫鬟：“拿去剖开，肚子里装上油盐佐料，用黄泥裹了，烧了吃吧！那才香呢！”也贪上丫鬟嘴馋，捡了鲶鱼，清洗后，配以葱姜油盐，挖块黄泥裹裹裹，塞到锅洞里，准备烧熟以打牙祭。鱼烧至半熟，猫闻到鱼香，从锅洞里刨出鱼以享美味。不想有火烧着了皮毛，猫虽贪恋美味，但火已烧身，逃命要紧。猫只得衔着鲶鱼一路狂奔，一直跑到西楼，西楼有它经常栖身的棉花囤子。猫想跳进棉花囤子灭火保命，不想火引燃了棉花，引起了一场熊熊大火。沟干水净，无水可救，洪大财主眼睁睁看着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直烧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火烧毁了洪家全部家当和庄园。幸亏是白天，人员无碍，不然后果更不堪设想。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常遇打头风。洪家楼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家中又连遭灾难，土地一块一块地卖光，洪大财主从此一贫如洗。别说盖楼，就连砖瓦房也无力盖起，遣散了丫鬟、仆人、长工、短工，一家老少暂借小庙栖身。洪家楼成了历史。

地方名片

郝堂：你是我想“私奔”的地方

——郝堂三部曲之二

黄振国

曾记否——
风雨几千年，
你默默无闻，
你普通平凡，
你孤独羞涩地伫立在山的那一边……

光阴荏苒，
峰回路转。
借着新农村建设的东风，
仅在短短几年间，
你就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你就旧貌换新颜！

几多古朴，
几多简约；
几多清丽，

几多风绰。
这是一幅泼墨山水画呵，
这是一支余音袅袅的乡野牧歌！

郝堂，
我爱你春天的鸟鸣，
也爱你夏日亭立的风荷；
我爱你秋天的菊香，
也爱你冬日纷飞的雪飘！

郝堂啊郝堂，
大别山的一颗明珠。
你是亿万农民的希望，
也是信阳人民永远的骄傲；
你是我想“私奔”的地方，
也是我童年梦中那支不老的歌谣……

老照片



两个女牛倌



小凉棚

作者：田文琏